

旅日的準博士校友函

醫學系第四屆 黃正隆

○○同學如晤：
我於去年年底之時，曾託在台大之親友於今年元月廿七日到母校之訓導處捐給貴社新台幣貳百元，略表微意，茲同封附上收據一紙，以供參照為荷。至於撰稿之事，去年曾提筆，半途不成，是為勤務甚忙，又我進入現大學病院，一方面上班，一方面做臨床實驗，再一年即要提出博士論文，為這一張「刺頭兒」title，四、五年來，殺死了五十多隻cat，研究之題目是關於腦幹之聽性反應及其起源（トコソノブ核）（The origin on the superior olivary nucleus of brain stem response）。在日本之醫學研究，大部份利用電腦（Computer），譬如做腦波時，先誘導其電波（反應）之生成，再用電腦分析將來是否利用在臨床上。如果明年獲得了結論，當譯成中文提供各位參考。校友到東京留學的，除了第四屆同班同學陳炯堂先生以外，其他各地恕我不詳。陳同學現於樞木縣之獨協醫科大學當病理學之研究員，詳細住址不知。

最近曾有校友來信，問及有意來日本留學要怎樣申請手續？說簡單是簡單，說困難是困難，蓋三、四年來，此地醫學畢業生即考國家醫師考試，合格後才能正式當醫生（因已廢止見習醫生“intern”之制度）。總而言之，出國來到日本後，先去參加國家醫師考試，及格後，您想進那一科學那一門，可隨心所欲；空閒時可去代診，還有額外收入，生活不成問題，將來學成可回國應盡濟世，貢獻社會國家。目前出國留學以到美國為多，如果日文不成問題，可來日本，諒大家知曉此點。專此
學安

學安

校友黃正隆敬上

一份校刊萬里情

醫學系第四屆 蔡文義

○○學身：
謝謝來信，欣聞母校各方面皆不斷的在進步中，我們都知道，一校校友之好壞，全繫於在校同學之努力及歷屆校友在社會上之表現；我們雖身處異域，但仍心懸故鄉，每看到海外版的報紙刊登有關本校之點點滴滴時，皆使我們感到格外親切。遺憾的是，我校友不校友亦徒具形式，且連校刊亦難得一見，我們亦知經費之困難及籌備之艱辛，看實會令你們這些老弟深感困擾；但校刊是一校之代表，亦是維繫在校同學及畢業校友感情之唯一橋樑。如果校友們能定期接獲任何母校出版之刊物，則他們不但能分享母校之甘苦，亦將在不覺中付出加倍之愛心。

又，已囑在台家人代為匯寄薄款台幣1000元以贊助「醫藥學苑」。

學安

校友黃茂平上

社社長：

很抱歉，我的經歷仍不多，因此沒法給您提供一些更寶貴的意見；至於學識，則仍在充實自己的階段當中，等以後我自己於本行內有更多的經驗時，當會寫出一些以供各位參考。說到感想，則有一點意見想給予各位主持此刊物的人知道，即學校與海外校友之聯繫似乎不太理想，您們可相信：到目前為止，我（也許我同班的許多同學也一樣）才於最近收到一本作為海內外校友橋樑的唯一刊物——醫藥學苑？出來許多年了，第一次體會到學校對海外校友的此種關懷與親切感，許是被遺忘太久了吧？真有點受寵若驚呢！不過，有總比沒有好，雖然來得遲些，心裡頭還是覺得有些溫暖感。

茲隨信寄上支票美金10元，請查收。

蔡文義上

附屬醫院附屬醫院

校刊校刊

醫學系第五屆 林逸民

○○學弟如握：
謝謝您的來信。每次均由在校的同學來信問候，內心一方面感到無比的親切及愉快，但一方面又感到無限的懷念及歉疚；如前次陳同學的來信我就拖了一段時間，結果，信又被退回來，原來我忘了貼郵票，而且又隔了很久的時間才回到我的手中，如此太對不起他的好意。本來要另外寫封信向他道歉，但不知陳同學的新住址及年級，煩請告訴我他的新址及年級。

知道您們已經成立了編輯研究社來專門負責刊物編輯之事，我內心感到高興；雖然我不是善於修書、或是策劃的人，但我確信只有編者一個有組織、有計劃且長期努力的社團來編校刊，才是上策，也才能收到集思廣益之效。

第廿六期的刊物，我還沒有，但聽說只有一篇醫學文章，我想既名為醫藥學苑，多少應該要具有實質才對；但這又不能怪編輯同學們，因為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和心力了；怪只能怪我們這些已經遠走高飛的「中國」大國手們：可能大家為自己的事業忙碌，而忽略了與同學們聯絡情感的重要性，也忘了向同學們報導個自的現況；但也請在校的同學們諒解，因為我們剛離校就要向新的環境以及現實的社會進行挑戰，於是只有抱着「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態度了。如今，您們有了編輯研究社，多少能夠改善以往不足（指刊物方面）的地方。檢討起來，如今我輩最嚴重的缺陷是在於沒有一間附屬醫院，在基本上也失去了成立醫院的意義，如此勉強激學校及教育部，要是沒有他們的允許，我們這群「中國」的大國手可能很多已改行了；但是，良心驅使我們必須要承認：這種不正確的開始已經經過了將近二十年，如今也該要有個附屬醫院了，總不能老是寄人籬下！聽說學校正在計劃或是已開工興建附屬醫院，盼望能夠早日完成、早日實現這個實質性（陳寬正學長稱它為醫學院的中樞神經）。又

醫師、實習醫師、牙醫師、醫技師及護士；以學校現有的科目，實不難找到類似的人才，而只怕附屬醫院無法早日成立！而且有了附屬醫院，自然會有病人，財源也會滾滾而來；如此，可以逐漸擴充設備，進而發展研究，那才是真正的China Medical College，別人才會看得起我們，也自然會替我們宣傳；因為我們有實在的東西讓別人去宣傳，所以就不必自己花錢、花力去宣傳目前這個空中樓閣，您們說是嗎？

記得去年十月中旬，弟有機會在Dallas, Texas 參加全美眼科醫學會，有機會見到一些眼科方面的泰斗，也經由我們主任的介紹，更進一步去認識他們。我主任多少欣賞我，說我是China Medical College 畢業的，這是決決大國的名字，很多眼科泰斗還真的以為我是出身有名的醫學院呢！不湊巧，其中有一位 oculo- plastic surgeon 叫 Byron Smith 曾經到過台灣，也在台大醫院演講過，他神秘地向我微笑，因我主任是非常有身份的人，他也不好意思在眾人面前反駁。餐後，這位 Dr. Smith 問我：為何只有台大請他去演講，而沒有到我們學校來演講呢？您們說我當時的處境是多麼的尷尬！再者，最近去台大演講的 Dr. Freeman 也說年底他將再到台灣去，也是去的台大，而非到China Medical College。這些只是幾個例子而已，要是我們學校有了附屬醫院，相信當場我會向他們建議，順便到China Medical College 去看一看！

最後，誠懇地希望校方早日實現興建附屬醫院的計劃。對了，有關稿件之事，我想十七日考完試後，再寫好寄回去，題目是繼續 Eye findings in systemic disease，或請來函告訴我我要寫些什麼？祝

逸民敬上